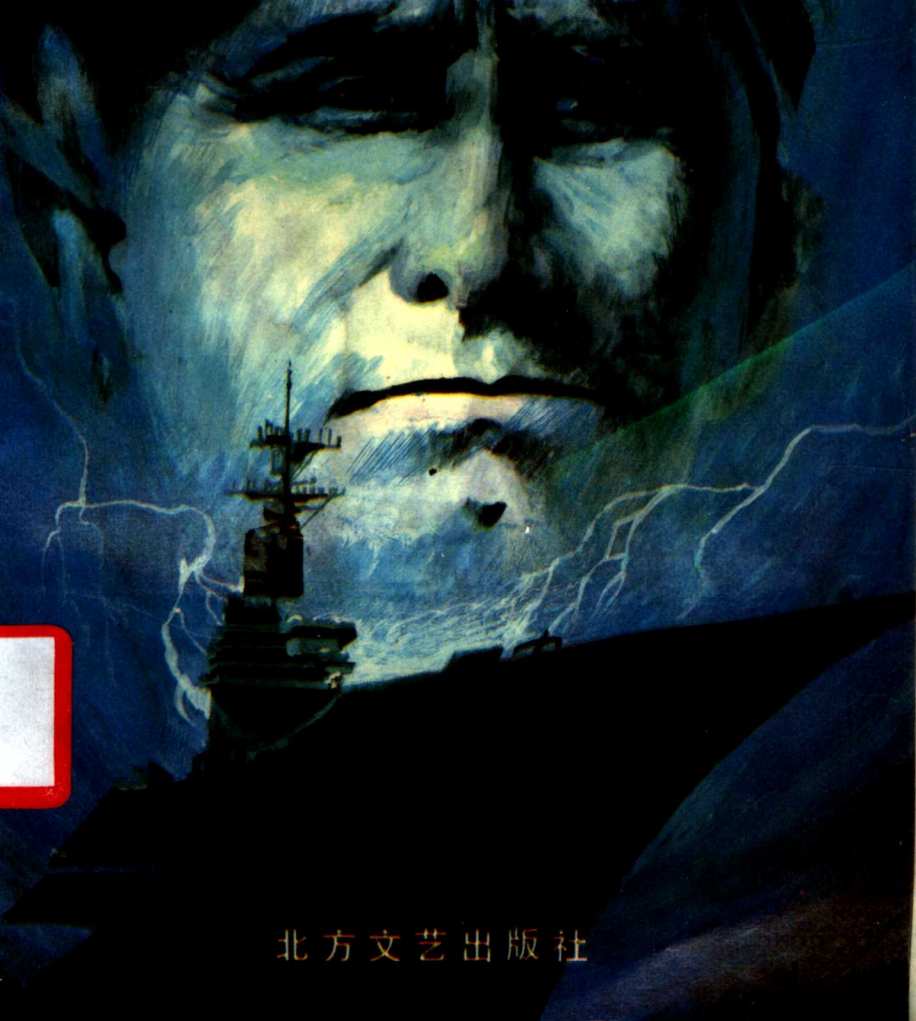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风警报

BEIFANGWENYI · C · B · S

DAFENGJING BAO

〔英〕 杰克·希金斯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大风警报

〔英〕杰克·希金斯 著

拓向阳 王 萍 译

3C 方文斋出版社

1989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牛 耕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大风警报

Dafeng Jingbao

〔英〕杰克·希金斯 著

拓向阳 王 萍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44号）

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10 4/16·字数200,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830

ISBN 7—5317—0215—0/I·216 定价：3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叙述的故事似乎有些离奇。

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，一批德国被俘水兵和五个修女，偷乘一艘三桅帆船，从巴西离岸，驶往德国。长达五千英里的艰巨航程，充满了惊险和恐慌。险恶的风暴，夺走了一条条生命。出乎意料的相识，使修女罗蒂舍弃教规，投身到水手长的怀抱。而帆船触礁、即将倾覆的警报，又惊动了那么多人：离职的美国海军上将、强悍的德军潜艇艇长、年逾古稀的救生艇艇长、恪守教义的英国妇女……众多具有非凡经历的人物，使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作品情节曲折，变化多端，引人入胜。

摘自美国海军上将凯 里·里夫的航海日志：

……而这就是我觉得最为深奥的东西——即人类牺牲自己以便让别人生存下来的那种本能。但是，勇敢精神永远也不会失去光彩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没有见过勇敢精神象在“德意志号”船上那样完美地表现出来。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中，冲突双方的斗士们竟能走到一起，不惜最大的危险，为拯救人类的极小一部分人，而与人类最古老又最无法替代的死敌——大海——搏斗。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战争的可悲、荒谬性象在那一时刻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，也从来没有象那一时刻那样为我的同类感到无尚的骄傲……

前桅横帆三桅船“德意志号”。

1944年8月26日。离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五十一天了。在贝勒姆抛锚。天气开始变热。有轻微贸易风。煤终于卸完了。没有货物可运。船以砂子作为压载以便开往里约热内卢港。舱口已封紧，准备起航。近傍晚时雨。

第一章

当普拉格转过街角时，雷声在远处的海上滚动着。闪电撕开夜空，使海港的一切在刹那中清晰地显现了一下。在海港的主码头边，停泊着常见的各种小船和三四艘沿海行驶的蒸汽轮船。“德意志号”泊在它们中间。即便是从它是那里唯一的一艘帆船这一事实来看，它也是十分出众的。

雨来得很突然，雨点温热而沉重，而且还夹带着河那边热带森林腐殖物的芬芳。普拉格翻起他的夹克衣领，夹紧腋下那只旧公文皮包，急匆匆地顺着海堤朝“里斯本之光”走去，这是在渔码头尽头的一家酒吧的名字。

酒吧中传来音乐的声音，虽然声音被隔在里面，但仍能听得很清楚，是一曲缓慢而忧伤的桑巴舞曲，曲调中夹杂着夜色中的惆怅。普拉格一边登上游廊的台阶，一边摘下眼镜拿手帕擦去上面的雨水。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然后向酒吧里面窥视着。

酒吧基本上是空的，除了一名招待员，只有赫尔穆特·里克特一人，“德意志号”的水手长。他正坐在酒吧尽头，前面放着一只瓶子和一只杯子。他是个高大健壮的人，身着双排纽水手夹克，戴一顶粗棉布鸭舌帽，帽下露出长长的淡黄色头发。那连鬓胡子使他看上去远不止二十八岁。

普拉格走了进去，正在擦酒杯的招待员抬起头来。普拉格没有理他，径直朝里走，边走边甩着他的巴拿马帽上的雨水。他把公文包丢在脚边的地板上。

“这晚上真够意思，我说赫尔穆特。”

里克特阴郁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拿起那只瓶子。

“喝一点儿吗，普拉格先生？”

“我不想喝。”

“这倒是个明智的选择。”里克特斟满了自己的杯子：

“是加卡加酒。他们都说它既伤脑子又伤肝，和荷兰杜松子酒可没法比，但从1939年以来，他们还从来没见过那种酒呢！”

“伯格船长在这吗？”

“他在船上等你呢。”

普拉格拾起了公文包。“那么我建议我们也走吧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。有人来找过我吗？”

没等里克特回答，一个声音用葡萄牙语插了进来：

“啊，是普拉格先生，在这碰上你太妙啦！”

普拉格急速转过身来，发现身后一个单间的隔帘拉开了。一个极胖的人坐在那里，面前放着一瓶葡萄酒。他穿着的那身皱皱巴巴的卡其布军服上满是汗渍，肥胖的身躯似乎要把衣服上的每条布缝都绷开。

普拉格尽量做出一副笑脸：“是门多萨船长。您从不睡觉吗？”

“不常睡。这次来干什么，是公事还是玩玩？”

“两方面都有一点儿。你知道，目前德国侨民的处境有些困难。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坚持要我们定期提交报告。”

“所以你需要亲自看看伯格船长和他的船员吗？”

“在每个月最后一周的第一天进行汇报。里约热内卢的政府官员对这一点要求得非常严。”

“那位善良的普拉格夫人怎么样了？据我所知，她和你坐的是同一架飞机。”

“我现在有几天的假期，而她又从来没到过这里。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”

里克特悄悄地溜出门外，门多萨目送着他的背影。“一个好小伙子，”他说道，“他原来是干什么的？德国潜艇上的主舵手，是吗？”

“我相信是的。”

“你愿意和我喝一杯吗？”

普拉格犹豫了一下：“只想快点喝一小杯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还有其它的约会。”

“与伯格的约会吗？”门多萨边说边朝酒巴招待员点了点头，那招待员便一声不吭地倒了两杯白兰地。“他什么时候动身去里约热内卢？明天早上吗？”

“我相信是的。”普拉格呷着白兰地，心里感到有某种危险正在袭来。他已经六十五岁了。以前一直是德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的副领事。由于德国潜艇屡次击沉巴西的商船，使被激怒的巴西人于1942年8月向德国宣战。这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，但由此却提出了如何处置这里的德国侨民的问题——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的被冲上巴西海岸的德国海军士兵。

由于普拉格已经在巴西呆了二十年，并且被巴西上层社会所接受，因此他被留下来处理这个难题。在巴西和德国之间毕竟有五千英里的浩瀚大洋，因此巴西政府觉得没有必要建立什么敌侨拘留营之类的机构。他们对普拉格每月提交的关于他的同胞的报告已经感到满意了。只要把这些人有目的地组织起来，并且不要政府花钱，大家都会感到自得其所。

门多萨说道：“我在这儿当港务长已有两年了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‘德意志号’一直定期到来，好象是每几个月来一次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象那样大的船，一般有船长、大副、水手长和大约六个普通水手，再加一个厨师，也就完全可以了。”

“说得对”。

门多萨沉思着呷了一小口白兰地：“可是根据我掌握的情况，伯格船长这次带了大约二十名船员。”

他真诚地笑了起来，但他胖脸上的那双眼却显得十分锐利。普拉格谨慎地答道：“现在里约热内卢的德国水手很多。”

“而且一天比一天多。这场战争，我的朋友，进行得对你们很不利。”

“伯特可能是想尽可能多雇一些水手。”

门多萨脸上又堆起亲切的笑容：“但是我却显然没想到过这种解释。不过我不能再耽搁你了。也许我们明天可以有时间在一块喝几杯。”

“我希望如此。”

普拉格迅速走出了酒吧。里克特正在游廊的台阶上等他。外面的雨正在无情地敲打着大地。“一切顺利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太顺利，”普拉格回答，“他知道有某种计划正在进行，可他怎么会怀疑到我们的秘密呢？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。”他拍了拍里克特的肩膀，“让我们走吧。”

水手长说道：“刚才在里面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有人曾来找过你。”

他们觉得身后有动静。普拉格转过身去，发现一个身着热带国家白色修道服的修女。她是个矮小的女人，身高不过五英尺，长着一双清澈而无邪的眼睛，一张沉静而光滑的脸庞。

“这是修女安吉拉，”里克特说道。

“是内格罗河传教会的仁慈的修女。不必介绍了，赫尔

穆特。安吉拉修女和我是老相识。”

他摘下巴拿马帽并伸出手去，修女以出人意料的力量短暂地回握了一下。

“见到你很高兴，嬷嬷。”

“你怎么样，普拉格先生。我想你知道我到这来做什么。”

“噢，当然了，嬷嬷。”奥托·普拉格热情地笑了，“我相信我知道。”

里克特驾着供应小船驶开码头。不久，他们看到了挂在“德意志号”前支索上的锚灯，这是按着航海规定悬挂的。随后，他们突然发现，“德意志号”已经近在眼前，那根桅杆黑黝黝地高耸在夜空中。

普拉格一边爬着绳梯一边向上看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愉快神色。这是一艘三桅的前桅横帆船，是英国的汉密什·坎贝于1881年在克莱德河上建造的。建造者显然是带着感情，带着理解，带着美感，给这艘船造了一个漂亮的快帆削波船首和一个长长的船首三角帆杠。

这艘船一直都在进行贸易运输：从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，将蒸汽机燃烧用煤运往智利的瓦尔帆莱索；将智利的硝酸盐运往美国的西海岸；将木材运往澳大利亚；将羊毛运往英国……就这样在不停的循环中行驶着。随着帆船在毫无希望的竞争中被蒸汽船所取代，这艘船几次易主，三次改名，最后被巴西的梅厄兄弟公司买了下来。这是一个德国血统的家族，他们将它命名为“德意志号”，并将其投入沿海贸易运输，来往于里约热内卢与贝勒姆和亚马逊河口

之间——这种船正适合这一带水域，因为它在满载时也只吃水八英尺深。

普拉格跨过舷墙，然后把手伸给安吉拉。里克特紧跟在后面爬了上来。船的主桅杆旁站着三个水手，他们惊奇地看着那个矮小的修女迈过船舷，其中一个急忙上前扶住她的另一只手。

安吉拉谢过他之后，普拉格对她说：“我想，最好我先和伯格船长谈谈。”

“你认为怎样做最合适就怎样做，普拉格先生，”她平静地说。

普拉格转向里克特：“把修女嬷嬷带到下面的大客厅去，然后到船长室的外边等我。”

里克特和修女安吉拉下了升降口的阶梯。普拉格走向后甲板，伯格的房间就在下面。普拉格犹豫了片刻，然后振作了一下，伸手敲敲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个很小的房间，里面的陈设也极简朴——狭窄的吊床，三个小柜，再就是船长伯格的桌子。他正在打开的航海图上，用平行尺测量着什么。

伯格抬起头来，眼中露出宽慰的神色。“我刚刚开始有点担心了。”

他有四十八岁了，中等个儿，肩膀宽厚，乌黑而不驯服的头发与胡须中闪动着丝丝灰白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留着大海和烈日的印记。

“对不起，”普拉格说，“我们在飞离里约热内卢后遇到了雷雨。飞行领航员坚持要在卡罗莱那着陆等到天气转

睛。我们在那耽搁了四小时。”

伯格打开一个檀香木盒，递给他一支方头雪茄烟，然后问道：“关于战争有什么最新消息？”

“全是坏消息。”普拉格坐在船长对面的椅子上，接了个火，然后接着说，“本月15日，美国和法国的部队在地中海海岸登了陆。两天前，法国的坦克开进了巴黎。”

伯格轻轻地吹了个口哨：“然后就要封锁莱茵河了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接着就要进攻德国。”伯格站起来，走到一个小柜前，拿出一瓶朗姆酒和两只杯子，“俄国人怎么样了？”

“红军已经攻到东普鲁士的边境了。”

伯格将朗姆酒倒入杯子，推过一杯来。“你知道，奥托，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，我们德国人还从来没有被迫保卫过自己的国土。这次也许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。”

“在未来的一两年中，巴西可能是最适合我们呆的地方。”普拉格说，“这时候回国是最糟不过的了。”

“也许是唯一的时机，”伯格说，“这全取决于一个人的看法。你把证件都带来了吗？”

普拉格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。“所需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。我还了解了一下，你第一次谈到这个疯狂计划时提到的那艘前桅横帆三桅船‘古德里特·安德森号’。它仍然停在瑞典的德堡港。从战争打响的第一天起，它就再也没出过海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伯格说，“这么说，一切将一帆风顺。”

“你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伯格又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件救生衣，扔在桌子上。救生衣的后背上印着“古德里德·安德森——哥德堡”的标记。

“当然，还有这个。”伯格又拿出一面瑞典国旗。“我相信你会同意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东西。”他笑着说，“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相信我吧。我们一出沿岸航海区就立即正式更换名称。”

“那航海日志呢？”

“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假的，以便在万一不幸碰到对方的朋友时使用。‘德意志号’的真实航海日志我将继续暗中记录。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。”伯格把救生衣和国旗放回小柜，“至于你，我的老朋友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没有你在这几个月中的艰苦努力，没有你搞到的情报和证件，这种行动计划我们甚至连想也不敢想。”

普拉格小心地说：“还剩下一件事要与你商量，艾里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普拉格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开口道：“有七名旅客。”

伯格刺耳地笑了起来：“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！”

“不，我现在非常认真。你以前也带过人，不是吗？”

“见鬼，你十分清楚我带过。”伯格的声音带有几分近乎愤怒的成分，“我船上的条件允许带八个人。客厅两边各有两间房间，每间有两张床铺。我还应告诉你，这只船包括我有十名船员，就足够了，可现在我们已有二十二个人了，

这你也是十分清楚的。再加七个人，就意味着多出来的船员要睡到别处，这是无法办到的事。”

“但你的船将只装压舱物，”普拉格说，“不装货物，所以，有几位真正的旅客，只能使你的伪装显得更加真实有力。”

“这些旅客是什么人？”

“德国人，与你和你的人一样，想回家园的德国人。”

普拉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，“好吧，干脆把最糟糕的情况告诉你吧。这些旅客都是修女，是尼格罗河传教会的修女。我在过去的两年中定期去看她们，就象看我的名单上的其他德国人一样。我每三个月去一次。这是当局的特殊豁免，因为那地方太偏远太难去了。”

伯格惊奇地看着普拉格：“我的上帝，奥托，这到底是我发疯了还是你发疯了？”

普拉格一声不吭地站起来，走到舱门前打开门。里克特正站在外边抽着一支小雪茄。普拉格向他点点头，这位水手长便急忙走开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伯格问道。

“我带一位修女上船来了。其他人都在岸上等着呢。你至少应当听一听她讲的事情。”

“你一定是发疯了。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。”

门上有敲门声，普拉格开开门，安吉拉走了进来。普拉格介绍道：“嬷嬷，我想请你见见船长艾里克·伯格先生。艾里克，这是修女安吉拉。”

“晚上好，船长。”

伯格脸上充满惊异的神色，低头看了一会儿这位矮小的修女，然后抓住普拉格的胳膊，把他推到外边的大雨中，并随手把身后的舱门关上。

“真见鬼，你到底想叫我干什么？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“你是船长，”普拉格说，“是你作决定，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，反正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。我就在这等你发话。”

他走到船尾桅杆的左舷侧帆罩边。伯格轻声骂了一句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走进了船舱。

她正俯身看着桌旁一块玻璃板下的航海表。听到门响，她抬起了头：“真美，船长，太美了。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海员们用来测量天文的，嬷嬷，是用六分仪和它一块测量。如果我能测定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方位，就能知道我在地球表面的精确位置——当然这还要靠一些表格的帮助。”

她转向桌子：“但这是英国海军的海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因为他们的图最精确，”伯格答道，心中不知为什么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无能之感。

“明白了。”她继续以同样平静的声音问，“您愿意带我们一块走吗？”

“听我说，嬷嬷。请坐下来听我慢慢解释。”他拉过另一张海图，接着说道，“这是亚马逊河口，这是回国的航线。”他的手指沿着航线移到亚速尔群岛和爱尔兰的西面。

“而且即使我们能安全地航行这么远，我们仍然面临着可能

更大的危险。”他用手敲打着海图。“我们必须在苏格兰外赫布底里群岛很近的地方经过，而那里是帆船的坟墓，特别是在坏天气里——那里七天中有六天是坏天气。如果我们能活着闯过那里，就只剩下英国北部的奥克尼水道，从那里通向挪威，然后穿过丹麦与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，到达德国北部的基尔港。”最后他用沉重的、嘲讽的口吻加了一句：

“总共五千多英里，就这么点儿。”

“那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回答上了：“难说。四十天，也可能五十天。全看天气了。”

“考虑到现在的局势，这就很不错了。”

伯格问道：“请告诉我，你当初到这来时，是怎样完成这段旅行的？”

“乘客船，是‘不来梅号’。当然，那时战争眼看快爆发了。”

“那是条好船。有舒适的客舱，有冷热自来水。它的膳食丝毫不比一流旅店逊色。还有服务员端茶送水。”

“船长先生，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说，我的船上的生活将是十分不同的。很糟糕的食物，拥挤的住宿，每天要倒马桶。只能用海水洗浴。还有大风——航行中遇到的真正的大风暴——将是十分可怕的。遇到坏天气，常常连续两个星期从船头到船尾找不到一块干地方。你有过用湿毯子把自己缚在吊床上，听任狂啸的狂风在头顶怒吼着要把甲板上的桅杆全部卷走的经历吗？”他把海图卷了起来，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，“对不起，我实在看不